

你最恐惧的地方，
是不是医院？

医院怪谈

怪谈协会 ③

壹号怪谈社 ● 著

第一层秘密 风池
第二层秘密 手冢
第三层秘密 尸池
第四层秘密 头疾
第五层秘密 幻骨
第六层秘密 失心
第七层秘密 三眼



【 壹号怪谈社 著 · 怪谈协会 ③ 医院怪谈 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医院怪谈/壹号怪谈社著. —北京: 中国三峡出版社, 2006. 6
(怪谈协会: 3)

ISBN 7-80223-201-5

I. 医... II. 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58903 号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)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2606680 52606689

E-mail: sbs5193@56.com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52606692 52606693

E-mail: sanxiaz@sina.com

三河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14

字数: 150 千字

ISBN7-80223-201-5 定价: 20.00 元

001◎ 引子 医院的秘密

万康综合医院有过辉煌的历史，曾让无数人羡慕。但几乎是在一夜间，医院里所有医护都变得人人自危。万康医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

003◎ 第一层秘密 风池

我凝视着那张地图，又从“头”到“脚”看了一遍，结果发现，实际上这张人体结构图并不完整，而是少了一个最关键的部位——头。假如我住的这栋楼就是“风池”穴，也就是颈部和后脑的交接处，从我这栋楼再往北，就直接出了北门了，那么——头在哪儿？

040◎ 第二层秘密 手冢

“你们还想瞒多久？瞒得越久，那个孩子就越生气。他一定会找回他的东西，你们难道能瞒得住吗？你们能吗……”

哑婆的声音好像电影里面女巫的诅咒一样，苍老沙哑，充满了诡异的气氛。就连本来明媚的天空，也仿佛突然阴沉下来。

063◎ 第三层秘密 尸池

夜色看不到边际的黑色丝绒幕布一般，令人绝望地下陷。我蜷缩在办公室里的那张满是污迹的沙发上，四肢冰凉。走廊外传来了断断续续、忽高忽低的哭泣声，那似乎是婴儿在绝望地哭泣。而我继续蜷缩在沙发上，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。

078◎ 第四层秘密 头疼

我住院时，病房号是412。过了我的房间，走廊

【怪谈协会③ 医院怪谈 目录】

在尽头处左拐，那里有一道铁栅门立在走廊上，挡住了通往拐弯的路，上面还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。

那走廊，不知道通向哪里。每天黑黝黝的，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。

112◎ 第五层秘密 幻骨

这张脸让人过目不忘，斑斑血迹浸染了鼻梁以下的部分，像是他曾抱着自己的断手啃食过一般，可是咧开的嘴唇内，牙齿却是雪白的。面颊神经质地抖动，狰狞可怖。

149◎ 第六层秘密 失心

突然我觉得胸骨左边两指的位置一阵不安和躁动，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。那里安睡着一个20年前的伤口，我把手放在那个位置，关于伤口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，只知道那是一场病，和心脏有关的病。

176◎ 第七层秘密 三眼

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那扇半闭着的门，监护室里有一道目光直直扑来。我看见了，是那个三眼的婴儿！他双手扶着保温箱的玻璃爬起身来，一脸诡异的表情，而他额头上的那第三只眼睛，睁开了！

208◎ 尾声

“不！不！你根本不可能知道的，你在胡说八道！”
谢飞摇晃了两下从椅子上滚到地上，似乎有些晕眩地瘫倒在地。曾香冷笑一声，似乎早就料到会这样，她不紧不慢地继续说下去。

引子 医院的秘密

天南市的三甲医院，万康综合医院，最近两年不怎么太平，先后发生十几起严重医疗事故，声誉受损，尽管医疗费一再降价，但仍门可罗雀。

万康综合医院曾经非常有名气，有三多：知名专家多，美女医生多，病人患者多。医院的年纯利润有五六亿元，如果加上医生们收取的回扣，那数字将十分惊人。但是两年前，医院突然开始走下坡路。先是发生一起严重医疗事故，然后责任医师竟然杀害病人家属，虽然事后院方做出一系列拯救声誉的举措，但紧随而来的却是又一起严重医疗事故。每次都是在医生们认为一切都过去时，事故就会再次发生，如同受到诅咒一般。

为此许多医生护士都辞职了，院长顶住各方压力，一面降低医疗费用，一面提高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，期待能挺过艰难时期。

但事与愿违，在医院刚有起色时，再次发生医院事故了。是一起妇产科事故，剖腹产手术中，婴儿的脖子竟然被扯断了。事后产妇的丈夫通过在医院的熟人获知真相，自然不能算完，纠集了一伙人到医院闹事。

产科的大夫谢飞，和护士曾香一起躲到医院停尸间。产妇家属本事再大，也不会想到他们会躲到停尸间这种地方。

谢飞拉着面色苍白的护士曾香，匆忙钻进停尸间，却意外发现，早有人先到一步了。原来是其他科室的医生护士，他们并不知道这一批人是来找谁的，但都被打怕了，所以一听到风声就立即都躲了进来。

停尸间里阴冷干燥，几具盖着白布的尸体就靠在墙脚，冷气从上方吹下来，那几具尸体仿佛在动一样。就是这样恐怖的环境，居然还挤满人。谢飞抬眼看去，有外科的刘医生许医生，和女医生陈凡；心理门诊的女医生王佳；骨科的女医生张春禾，还有骨科的护士陈秋晴；再加上他和曾香，医院几大问题医护都聚齐了。

“呵呵，都够开桌麻将了啊！”

谢飞开玩笑地说，其他人都尴尬地笑了。

随即，有人问这次来闹事的是谁，曾香刚要说，却被谢飞拦住。

“我们也不知道。反正现在乱哄哄的，谁出去谁倒霉。不如这样，咱们也难得聚到一起，聊聊最近的情况吧！”

谢飞的提议立即受到大家的赞同，但是没人愿意谈最近的情况，因为情况实在太糟了，所以话题很容易就回到这两年医院频发事故。


刘医生点上烟，却被王佳夺过掐灭。大家都看出他们的关系不一般，这让刘医生脸色绯红了片刻。但随后刘医生就说起医院里的事，转移了大家的视线。

“我也觉得从两年前开始，医院受到了诅咒，不然没这么背的。每次都是重大医疗事故，而且每次记者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要不是院长顶着，咱们早散伙了。”

谢飞摇摇头，提出不同意见。

“肯定是诅咒，你们都不知道前任院长的事吧？她两年前死的，我查过，就是长孙大夫出事故的那天。我的警察朋友告诉我说，老院长自杀的前一天，曾经说过一些恶毒的诅咒。从她死那天起，咱们这所医院就受到了她的诅咒，千真万确。”

谢飞的话引起大家的议论，纷纷要他讲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于是谢飞便在关注的目光下，开始讲述那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，那是一个叫《风池》的故事。



第一层秘密 风池

我凝视着那张地图，又从“头”到“脚”看了一遍，结果发现，实际上这张人体结构图并不完整，而是少了一个最关键的部位——头。假如我住的这栋楼就是“风池”穴，也就是颈部和后脑的交接处，从我这栋楼再往北，就直接出了北门了，那么——头在哪儿？

我说说我的经历吧。

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东北一所小有名气的医院里找到的。因为我在大学学的就是中医专业，于是就顺理成章地进了这所医院的中医内科。

我们那所医院，实际是一所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，就坐落在医科大学的校园内。我要说的那件事，发生在一个暑假里。那时，学校里除了进出医院的病人和医生，已经没了学生的踪影，显得空荡荡的。

那件事，是由房子引起的。之前，我一直住在医院的宿舍里，和同事大涛住在一起。后来，大涛的女朋友因为刚毕业，要从外地赶来找工作，单位又倒不出来别的宿舍，于是我就跟单位申请了点住房补助，开

始自己找房子住。

为了省点钱，我没找房屋中介，就在学校内外四处贴求租的小纸条。我记得好像还没到一个礼拜，一天下午，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一位和和气气的老太太打来的，说是有一套单元房要出租，问我要不要去看看。我赶忙一口答应下来，约好一会儿就在医院门诊的门口会面。

当时由于学校已经放假，当我赶到门诊门口的时候，已经看不到一个人影。我站在原地四处张望，几分钟过后，才看见一个老太太从校北区的方向急急赶了过来。她应该是看见了我，于是就换做小跑朝我碎步跑来，于是我赶紧朝老人家迎了上去，边走边朝她客气地笑了下。

总算走到我身边了，老太太擦了擦汗，说：“哎，你就是那个‘小谢’吧？对不起啊，让你大热天等这么久，我这腿脚实在是走不快。”

“没事儿没事儿，我也是刚刚到。”我笑着对她说。她的样子和电话里的声音一样和蔼。

“那咱们就走吧？去看看房子。”她说。

“好……哎，对了，您的房子在哪儿？能不能大致说一下？我就在这医院上班，所以想找个离医院近点的，上班方便。”我说。

“哎呀，你算是找对喽，我那房子就在这学校里面。”

“学校里啊？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北门的那片居民区，你知道不？”

“哦哦，知道知道，那去看看吧。”

我和她并排往北走，她像每一个房东一样，一路不时问问我这问我那的，为了避免她怀疑，我把自己的身份如实告诉她。老人走不快，校园又很大，走了好一阵，穿过几个篮球场和很多学院楼，我们终于走到北门附近的那片居民区，过了那片居民区，就是学校的北门了。

这时她指着最靠北的那栋六层小楼说：“那栋就是了，正好靠着后面的小山，景色好，还一点都不挡光，一会儿我带你上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了看，只见那楼挺旧，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的

房子了，青色的水泥外墙，整个楼在大太阳底下也显不出一一点明亮的颜色。

我跟着她走进门洞，上了楼。每个楼层之间衔接的是一整条十几级的楼梯，每层楼有四个住户，每两个住户分列楼梯两旁。最后她在五楼靠楼梯口的一扇门前停了下来，边掏钥匙边喘着说：“到了到了，进来看看吧。”

她打开门，把我让了进去。一进去先是一条窄窄的廊厅，左边通厨房，右边通厕所，正前方又是一扇门，通向卧室。我走过去，推开门看了看，卧室不大不小，窗明几净，好像刚刚收拾过。我走到窗前，往外面看了看，只见楼下不远处就是学校北门了，再往远一点望去，就是北门外的那座小山了，上面郁郁葱葱，草木茂盛。

“那这屋子是朝北的？”我转头问。

“对对。”老太太走过来说，“别看朝北，可是一点都不冷，冬天暖气烧得可好了，夏天还不热，温度正好。”

我点点头，又四处看。

“眼睛累了还能朝窗外望望远，多好。”她补充说，“而且靠山特别静，一点都不吵。”

“嗯嗯。”我嘴里应着，心里已经基本满意了。

“你这房子租多少钱？”我问。

“550一个月。”她说。

我点点头，心想，在学校里租到这个价钱，还真不贵。

“你要租的话，租多长时间？”她问我。

“先租半年吧，明年单位可能就有宿舍了。”我说。

“半年啊，有点短……也行，不过房租可得一次收半年的，我不想每个月都收一回钱，怪麻烦的。”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“啊？这样啊……”我顿时觉得有些为难，“一次交半年房租的话……房租能不能便宜点？”

“这个价钱是挺便宜了啊，小谢，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啊。”老太太不紧不慢地说，“而且以前一直是这样租的，前一个房客是个大学生，这

不刚刚毕业了搬走了嘛。唉，其实怎么交，钱都是那个数啊，一次交齐了，你我都省心不是？”

我想想也是，于是当天就跟她签了合同，钱也交齐了。她给了我一把钥匙，告诉我只有这一把了，千万别弄丢了。签完合同以后她把钱小心收好，给我在合同上留了个电话，告诉我有什么事就尽管找她，然后就走了。

临走之前，她突然想起什么，从尼龙绸包里拿出一包馒头来，说：“我上午刚刚去看我闺女了，这是她刚刚蒸出来的，可好吃了，你快拿几个，别见外。”

“不用了不用了，大娘，我不饿。”

“哎呀，拿着吧，你看还热乎呢，你一个单身汉住这儿，饿了也懒得做饭，我知道。”

于是没办法，我就拿了两个，跟她道了谢。然后她就走了。

当天下午我把房间打扫一番后，就把行李从宿舍搬了过去，又新买了一把门锁加上，晚上就住了进去。一直忙到晚上，突然觉得饿了，一下想起还有两个馒头，于是我就着豆腐乳吃了下去。

房子朝北，夏天很凉快，但可能是老房子的原因，隔音不是太好，一到傍晚入夜时分，对面不远的小山上就到处响起虫鸣，另外，隔壁有人大声说话也依稀可以听见。不过当时我觉得无所谓，白天早早爬起来去上班，晚上回来疲惫不堪，看一会儿书也就早早睡了。

这种早出晚归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很多天，每次我离家和回家都是来去匆匆，很少看得见楼里的邻居，只是有时候早上出门赶上天气好的时候，能看见一个瘦巴巴的老太太，坐着小马扎，斜倚在楼底下门口的墙上晒太阳。每次我路过大门口，她也不朝我看，就像我压根儿没有出现过一样。我走过她身边时，也是步履匆匆，只是看她一眼，也没在意什么。

大概过了快一个月，一天傍晚，天色渐渐沉下来，接着突然飘起雨点，然后逐渐变得细密起来。我刚从单位走出来，发现没带伞，于是加快脚步往回走，走回那片居民区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大暗，前后左右都是

黑乎乎一团，雨点也变得如豆大，劈里啪啦落下来。

我一路小跑，终于见着自己住的楼就在前面了，更是加快脚步赶过去。正跑到离楼十几米的地方，我突然发现楼底大门口蜷缩着一团人形的黑影，一动不动。顿时，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涌上我心头——下雨天，谁还会待在那儿？

我慢慢走近了仔细看去，原来坐在那儿的正是那个瘦老太太，头发和脸被雨浇得精湿，两只干巴巴的手拄在小马扎的后沿，勾着腰把身子探向前，像是在看着什么。我当时怀疑她病情突发了，正在犹豫要不要问问她怎么回事，但是心里却突然生起一种不详的恐惧感，立刻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我哆嗦了一下，偷偷看了她一眼，但她似乎什么反应都没有，于是我就想赶紧离开。

就在我正待迈步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左边的小腿上一阵凉凉，左小腿登时就绷硬了，再想往前迈时却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住一样。我猛地低下头看，只见一只干柴似的枯手横了出来，死死掐住了我的小腿！

我吓得浑身一颤，正想挣脱开，却感觉左腿越来越紧，动弹不得，同时看见一张枯瘦的老脸朝我慢慢转了过来。

细密的雨线隔着她的脸，我看不清楚她的表情，只看见一对小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。我像是被什么东西锁住了喉咙，气也喘不出，声音也发不出来，接着浑身有些瘫软。就在这时候，她突然用力一捏我的小腿，把我平着扯过去，然后把脸突然凑到我眼前，左右瞄了瞄我，沙着嗓子问了我一句：“你住哪儿啊……”

我猛地一惊，浑身往上一耸，眼前突然一阵发黑。我狠狠地把眼睛睁大，眼前什么东西也没有了，耳边也听不到任何动静……接着我渐渐辨识出来，眼前是屋子里的窗帘，被月亮照得微微有些白亮……刚才那是个梦？

我一头大汗，不停地吞着口水，好像脖子刚刚真的被人卡过。我又摸了摸左边的小腿，好像还微微有点疼痛。我左右甩着头，不知道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刚才是不是在做梦，还是真的发生过什么，现在才是在梦中？

我突然感觉身上有些冷，赶紧抓过被子，缩到床头的一角靠墙坐着，睡意全无。

我反复回想着刚才经历的一切，越发无法入睡。窗外的山上不时传来一些奇怪的声响，不知道是些什么，只觉得一阵清醒一阵迷糊。我的背后贴着半夜泛凉的墙，好像那墙在我背后慢慢蠕动起来，又激得我猛一哆嗦。我赶紧平躺回床上，把被子塞紧了，将身子蜷成一团，两手下不停地摸索着脖子和小腿，眼睛在屋子里四处扫着……

那一夜很难熬，到了凌晨不知几点，某一秒的倦意终于压过了恐惧感，我昏睡了过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是被自己的手机闹铃叫醒的。我拉开窗帘看看外面，似乎是个阴天。阳光不很明亮，但还是将屋子勉强填满了。我这时缓了缓神，确认昨天晚上那确实是个梦，但还是忍不住心有余悸地回想着。

洗漱后我就出了门，下楼将要走到楼门口的时候，我又突然想起来梦中那一幕，一下子激灵起来。我蹑手蹑脚地转过最后一条楼道，朝楼门口张望——还好，门口并没有那老太太的身影。我吸足一口气，冲下楼梯，然后一口气跑出很远。

那一天来看病的人很多，忙活完一整天，再加上前一天晚上没睡好，我感觉有些头晕。我提着包疲惫不堪地走出门诊部的大楼，只见外面天色已经是昏暗一片，四周景物有些模糊，开始有零星的雨点滴在脸上。

我开始慢慢腾腾往回走，雨点不断划在我的眼镜片上，然后渐渐密集起来，把眼前打得花成一片。我打开包一摸，没有带伞，不禁暗暗后悔。于是把包顶在头上，我开始撒腿往住处方向跑。下雨天一个人也没有，我独自快速穿过空荡荡的篮球场和一片片教研楼，眼见着我住的那栋楼就在前面了。我绕上一道小路，朝楼的方向跑过去。

这时，我突然意识到这场景有些熟悉，我不禁停下脚步，揉了揉昏沉的脑子，猛然想起来，这就是昨天夜里的那个情景！我忍不住一阵惊悚，抬眼扫描着前面黑洞洞的楼门口，但眼镜全被雨水打花，看不清

楚。

我犹豫着要不要过去，但豆大的雨点却催得我一刻都停不下来，我只好下意识地加快脚步往楼洞方向跑，结果在距离十几米的时候，我真的发现一个人形的黑影蜷缩在洞口靠外的一侧，挡住了半边门洞！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上前，但腿脚却像不听使唤似的向前交替，几秒以后，我冲到了门口，脚步一下子停下来。我盯着那团黑影，大气也不敢出，身上全是雨水，背后阵阵发凉。

就在我一愣的时候，那黑影动了一下，接着抬起头来，一张焦枯瘦黄的老脸挪在我眼前，脸上黑漆漆的两只眼睛盯着我看——果然是那个老太太！

我感觉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一般，腿脚也有些发软，一阵阵凉麻从小腿直窜上头皮。我抓了下旁边的墙，定了定神，准备顺墙蹭过去。哪知我刚迈开腿还没半步，一只干巴巴的老手就抓了过来，不偏不倚，刚好抓在我左边的小腿上！

我刚想抽回小腿，却感觉使不上劲，慌乱之间，只感觉一股大力把我拖了过去。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再次抬起头，只见一对小眼睛就在我脸前十几公分的地方盯着我看，眼皮耷拉着——就和梦里一模一样！

我盯着她，几乎心跳都停了，只见她瘪了瘪嘴，然后缓缓张开，说了一句：“你住哪儿啊……”

我不知道该不该答，整个人傻在那里，鸡皮疙瘩起了一身，恍惚间在想，自己是不是又在做梦？就在这时，她用力一钳我的小腿，一阵钻心的疼痛窜了上来，我这才确定这绝不是梦里！

我颤着声音回答她：“我住……5楼……怎……怎么了？”

“5楼？哪个房……”她的手还没松开。

“502，干……干吗？”

“502……又住人了……小心了……”她突然松开手，把手缩回怀里，同时直勾勾看了我一眼，像是某种威胁，然后就转过脸去，缩着头弓着腰，又一动不动往前看。

我没敢再多说半句，赶忙拔脚就跑，只觉得左边的小腿想被锥子扎

过一样。我顾不上疼，一口气窜到5楼，哆哆嗦嗦地开了门，一头冲进房内。坐在床上，惊魂未定，满脑子都是那张枯黄的脸，还有那双黑漆漆的小眼睛。

我看了眼窗外，雨下得更大了。我把窗子打开，然后慢慢探头朝下望了望，但是门口却不见了那个老太太。

我扔下包，准备赶紧冲个澡暖暖身子，结果刚走出卧室，就听见外面楼道里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。我蹑手蹑脚走过去，凑近了门，从猫眼往外看。只见5楼的感应灯“啪”地亮了起来，接着，那个老太太一手扶着楼梯栏杆，一手抓着小马扎从4楼慢慢走了上来。

我盯着她的一举一动，心跳开始加速。她走过501，接着就朝我这边走过来，然后就停在我的门口！

我大气也不敢出，生怕发出什么声响让她听见了。只见她抬头上下打量我的门，还朝门的猫眼位置盯了一眼，感觉就在和我对视！我两肩一阵冰凉，打了个哆嗦，眼睛眨都不眨，不知道她要干什么。

但是就在这时，感应灯时间到了，突然灭了，眼前黑成一团，同时连半点声音也没了。我半天没喘气，这时偷偷换了一口气，准备换只眼睛往外看，谁知等我再看出去的时候，感应灯又亮了起来，但是那个老太太已经不见了。

我慢慢退步回去，小心地把门反锁好，然后一头扎进卫生间，几下拧开热水。热水冲在身上，我觉得分外内寒，一个劲儿打着哆嗦，好一阵才平复下来。我在心里反复回想着前一天的梦，和刚刚发生的事如此巧合，越发觉得不寒而栗。

洗完澡，我回到卧室，坐在写字台旁边，心里一阵阵发堵，什么也看不进去。我扔下书，缩在床上，点上一根烟给自己壮胆。

这么下去不行，整天担惊受怕的，肯定住不踏实。我暗自想。

我不住这儿了……我突然这样想。

想到这儿，我拿出那份租房合同来，照着上面的电话打给了房东老太太。电话很快就接了起来。

“大娘，您好。”我说。

“唉，你是谁啊？”

“我是租您房子的那个人。”

“哦，是……小谢啊？什么事？”

“那个什么……这个房子……我不想租了，我想跟您商量一下。”

“啊？不想租了？为啥？”

“我觉得有点儿……别扭。”

“别扭？咋别扭了？”

“就是……这个楼里是不是住了一个老太太？怪吓人的。”

“怪吓人的？！谁啊？哪家的啊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她住哪儿，有60多岁吧，黑瘦黑瘦的，经常看见她坐在门口晒太阳……哎对了，她好像住在6楼吧，我看见她上过5楼，然后可能又往上面去了。”

“6楼啊，我知道了，6楼确实是住着一个老太太，脑子受过刺激，得了精神病了……她怎么吓着你了？”

“我那天往回走，她坐在门口突然抓住我的腿，告诉我小心点，吓死我了！”

“小心点？什么小心点？”

“她说什么……502又住人了，让我小心了。”

“呵呵，她这都说什么呢……你以后走路见着她，别和她打招呼，别惹着她。”

“不是……那个……大娘啊……我还是不想继续租了。”

“就是因为这个啊？”

“……是，觉得怪闹心的。”

“唉，小谢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，她也就是吓唬吓唬人，没什么事，你看我们以前住多少年了都没事，是不是？”

我只好把下面的话咽回去，知道房东不肯解除合同。于是又客气几句，就挂上电话。

好在之后的很多天，我很幸运地没有再见到楼上的那个老太太，于是慢慢地，随着对这个楼、这所房子渐渐熟悉，一天天我也就慢慢宽心

了。

天气渐渐凉了，我的屋子是粗糙的水泥地，寒气挺重，但距离开暖气的11月份，还有两个月的时间。我白天去上班，晚上回到房子里睡觉，生活一直很规律。

就这样一直到了立秋前后，一天晚上，到了下半夜，我正躺在床上看书，看得正困，突然听见头顶上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。我循声听过去，位置就在这张床的正上方，好像是楼上的人正在用什么硬物划着水泥地，发出“咯咯”的钝响。

那声音不大，起初听着很自然，我也没当回事，但是，那声音却一直持续了几分钟，不得不让我侧耳注意起来。

听了一会儿，我发现那好像并不是简单的划动，而是有划动也有敲击，而且划动和敲击间还贯穿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节奏，好像是有人在上面的水泥地上敲打些什么暗号。

我渐渐清醒起来，扔下书搓了搓脸站起来听，可是还没听几下，上面的声音便戛然而止。我以为声音没了，结果没过几秒，上面相同的地方又传来“啪”的一声，好像有挺大的一块软东西拍在水泥地上，接着又是“咚咚”几声，像是有什么重物磕在上面，此后再无半点声音。

我站着又听了一会儿，还是没什么动静，我就准备睡了。但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对，心里突然一颤，猛地想起很多天前那个抓住我腿的老太太——她是不是就住在楼上？她这是在搞什么？

“小心了……”我突然想起她这句话。

小心什么……她要害我么？她是在磨刀……还是在干什么？想到这儿，我噌地一下跳下床去，跑到房门那儿，仔细检查了一下，确认一道新锁和一道旧锁都反锁好了，这才又一溜小跑钻进被子里。侧耳听听哪儿都没动静了，这才提心吊胆地睡去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那种声音都没有再次出现，我心里绷着的弦也就慢慢松了，逐渐也就淡忘了这件事。每天照例就是上班，别的方面无暇顾及，至于楼上住的那个老太太，也是再没见到过。

大涛学的也是中医专业，跟我一个科室，刚好闲时我们可以探讨一